

中秋月

□田荣

“月光倒囊入水，江涛吞吐，露气吸之，嚙天为白。”崇祯二年中秋，张岱从镇江到兖州去，日暮时分在北固山下写下这些诗句。千年过去了，那轮明月依然在人们心中熠熠生辉。

农历八月十五，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，这是我们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。八月十五恰好在秋季的中间，故谓之中秋。

每年中秋这天，我都会搬把椅子坐在窗下，夜晚的风吹在身上是最舒服的，秋月也是最清明的。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月亮，那些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、吴刚伐桂的故事，一直让我对中秋有一种深层的迷恋。

原本月光是清冷的，因了这些故事，岁月便多情起来。关于嫦娥，我在上学时经常用笔画她奔月时长袖起舞、手持玉兔的样子。铅笔勾勒出的嫦娥，永远刻在了年轮的记忆里。

望着月亮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：嫦娥在月宫里住着，她那千百年的寂寞，和谁说呢？后来我明白了，原来，寂寞才是神仙的本色，因为它们代表着无所不能的强大内心。

中秋期间，走在街上，桂花的香气，总是飘满整个城市的上空。呼吸间，中秋的味道，如一品桂花酿，醇美厚道，韵味余长。在这落叶成堆的季节里行走，心中载满了对人间的眷恋与祝福，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
从古到今，月亮一直是人间的传说，世事换了一季又一季，它始终长在人的心上。看着月亮，能治愈你所有的忧伤。

秋虫唱晚

□韩景波

乡间居住，听惯了夏夜此起彼伏的蛙鸣，一不留意，秋虫的鸣叫声带着特有的金属质感，在耳边悠然响起，有着“万物合奏”的天籁音乐的美妙。当然不忘再邀一轮中秋的明月。

蟒岭山前有我。蟒岭山是秦南豫西大地上，横贯东西，界长江黄河水系的分水岭。秦楚气候兼而有之，山水风景忒好。家居岭北，杨川河畔，独独一院，依山傍水，坐北朝南。院落里春看绿草夏赏花，秋天的夜里好去听虫鸣声声唱晚歌的美妙。

那天，98岁的老妈妈夜里听得架板下有虫鸣响，翌日告诉我：“秋天了，夜虫儿叫，收得秋庄稼了，还要防凉添衣服。”妈妈不记日历，可知四季日月的情。我很感动于妈妈能有如是的闲心闲情，也感叹这人生闲情能养人的道理。

中秋夜里，备好满院的虫鸣声，以及敬月神的月饼和水果，在明亮的月色间，等着我的，有妻，还有我与之一起慢慢变老的妈妈。儿女在外打拼，我们用手机拍下满院月辉的视频，录下唧唧的虫鸣声，发给他们看他们听，想让他们同我一样，心间也能驻有片刻的闲。

月光如水澄明，如玉纯净。摆下手头事，关了灯，于明月下坐了，有酒有茶，有糕点吃食。握杯赏听这虫鸣唱晚，与月对望，心儿万般地柔软了。妈说：“老早没记得月亮这么圆这么亮，没记得秋虫子的叫声也这样好听。”当然，那时的人还穷着，少有心情赏月听虫鸣。我们国家富强了，人民生活好了，特别近十年，广大的农村脱贫奔小康，实现了人民生活质的飞跃，难怪啊，妈妈说她活得都忘了死呢。妻说：“这秋天的夜晚就是一首精巧的绝句，那绝句的内容就是这此起彼伏的虫鸣。”写诗的妻子说话和别人总是不一样。想着她们的话，我不禁感叹，人生也如这四季，时光悄然易逝，但静听心音，总有一份记忆在心间如虫鸣之美妙回响，如月之温婉。这薄凉的秋夜，便也变得灿灿地暖！是的，我们无法挽留四季的春花秋虫，它们灿烂过美丽过，又必将不耐“风刀霜剑严相逼”，而终于寂寞。可是，下一个春天，下一个秋天，下一个中秋月夜又怎能少得了春花秋虫？

秋日虫鸣自古就是悲秋的载体，也是乡愁的化身，好在我是不会徒生故园之叹的。生在乡间，长在乡间，又长时间工作在乡间，总能回家与亲人共团圆。一如今夜，有妻有妈有儿女的互动，好幸福，生活中的那些不愉快都算得了什么？月辉如水，照亮了院间的角角落落，虫鸣不绝于耳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，细密的节奏里，有一种亲切与柔婉。那声音又像摇着摇篮的妈妈在哼吟，像妻子附耳的悄悄情话，清雅自然，美妙动听。

邀一轮明月作灯，妈妈、我与妻，还有天南海北的我的孩子们，正聆听欣赏一场中秋夜的天籁音乐晚会——《秋虫唱晚》。

我怕妈妈累，要扶她回屋休息，她说：“那就陪不了今夜的月和今夜的虫子了。”

妻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明年接着再陪！”是啊，秋虫年年唱，明月年年有，愿我们都能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

2024年“我们的节日——中秋节”

等一轮圆月

□董全云

阳光穿透雾气，抬头看，一两片棉花团似的白云嵌在天空，让天空显得那样高、那样远。秋虫在深深浅浅地叫，树木还是浓密的绿色，但已经是秋天了。

街道上飘满了桂花香，远处是深黛色的秋山，旷远，辽阔。老马知道会有一轮圆月，从日日眺望的那个地方，升起来。

他这段时间在忙着办签证。已经四年没有见过在纽约的女儿，前段时间老婆和他商量，想赶在中秋前去看望女儿，一家人也来次小团圆。

老婆已经开始兴致勃勃地准备和女儿一起过中秋节的所有东西。签证、请假申请、买机票等所有程序，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。女儿也细心地做了路书和计划，给他们安排了最安全经济的路线，还列了一个物品清单，想让他一并捎去。

老马打开女儿从纽约发来的物品清单，一看就笑了，除了一些药品，还有女儿从小到大就喜欢的怀菊花、大红枣、银耳粥……他笑着笑着，鼻尖一酸，眼眶有些热，都

花在手丛中，饮酒一杯，罚说笑话一个。大观园的中秋节不同于寻常人家，赏月闻笛，也是贾母的意思。该书中，懂生活情趣的，没有几人能赛过贾母。后面接着又写了一段经典，是关于黛玉和史湘云的。中秋佳节，黛玉有寄人篱下之感，湘云宽慰。此时，荷塘上飞来一只仙鹤，就有了著名的：“寒塘渡鹤影，冷月葬花魂”之句。

人间多情，各不相同。还是辛弃疾的性情入心。“忆对中秋丹桂丛，花也杯中，月也杯中。今宵楼上一尊同，云湿纱窗，雨湿纱窗。浑欲乘风问化工，路也难通，信也难通。满堂唯有烛花红，歌且从，杯且从容。”

中秋节，是赏月的最佳时机。总是怀念小时候一家人坐在院落里，一边看月亮一边说着笑话，不知不觉中，月光就滑过了无数的流年。月圆之夜，我常遥向故乡，对着月亮说出思乡之情，相信月亮会把我的这份情感传递给遥远的故乡。

古人写月亮的佳句最多，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杜甫的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张九龄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……

一轮明月，由古至今，静观人间诸多世事。一颗明月心，无须对人说。懂得，清澈，明了。绵远千年的中秋情，沉淀了中国人对故乡的依恋，对美好的向往，对幸福的追求。

此时，我伫立在涧河边仰望天上那轮明月，仍然会想起千年前的月下，张岱在北固山看月的情景——同在中秋的月下，那轮圆月一样的明静如水。

桂子飘香月又圆

□张海新

一到中秋，我便想起祖母，想起桂子飘香的月圆夜。

祖母是个小脚老太太，头上梳着精致的发髻，走起路来如杨柳扶风般雅致。一年四季，花开花落，她都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，忙不停歇。

处暑过后，我家的桂花树就慢慢开花了。“叶密千层绿，花开万点金”，米粒大小的花瓣，金黄金黄的，一簇簇，密密匝匝，点缀在墨绿浓郁的叶子间，像碧天里闪烁的星星。空气里弥漫着桂花的甜香，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蜜罐里。

作家琦君说，桂花成熟时，就应当“摇”。

摇桂花是我童年的一大乐事。选一个晴天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站在桂花树底下，我们一人扯着大床单的一角，父亲爬上树，双手用力摇枝。顿时，金色的桂花就簌簌地落下来，我和弟弟乐得大叫：“下桂花雨了，下桂花雨了——”桂花落了祖母满头满身，她也不躲，沐浴在桂花雨中，静静望着我们，目光里柔波荡漾，笑得心满意足。

摇完桂花，祖母又忙着做桂花酱了。她坐在阳光里，细细地剔除花梗和叶子。接着，她又把桂花放在盐水中泡十来分钟，之后，用井水冲洗三五遍，再铺在大簸箕里，晾干。晚上，祖母把晒干的桂花放在透明的罐头瓶里，一层桂花一层蜂蜜地腌。琥珀色的蜂蜜点缀着金黄，如透明澄亮的水晶，煞是好看。

盼了四五天，桂花酱终于腌制好了。祖母先给我尝尝味儿，等我解了馋，她又让我给街坊四邻

送。我紧紧地抱着一瓶瓶桂花酱，舍不得送出去。祖母用手指刮着我的鼻子笑问我：“小气鬼，不能只甜我一家，要甜大家一起甜。”

我不情愿地挨家挨户送桂花酱，酱送完了，也意外地带回来一满筐蔬果。大奶家的红柿子，二伯家的大鸭梨，还有小嫂家的黄瓜和茄子……祖母摸摸我的头打趣道：“呦，收的比送的还多呢！有好东西要和大家分享，你有好事想着别人，别人也就会想着你。”我羞愧地低下头，心想，祖母大字不识，懂的道理真不少！“好东西要和大家分享”，祖母的话，在我心里扎了根。

中秋节的晚上，皓月当空，桂花树下树影婆娑。我们一家人，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。祖母用雪梨和莲子煮好汤，放上两勺桂花酱，端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大碗。雪白的梨，饱满的莲子，藕粉色的汤，金黄的桂花蜜流泻其中。我忍不住吃一大口，浓郁的桂花香混着清淡的梨香，丝丝缕缕钻进鼻腔，软糯甜香在口中轻盈地缭绕，又一股脑儿滑入喉咙，心里便盛满了一罐蜜。在月朗星稀的中秋夜，伴着桂花香，慢慢品尝一碗雪梨桂花汤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！

那时的我们，桂花树下桂花雨，桂花雨落桂花蜜，连梦里都是甜的。

又到一年月圆时，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。想念祖母桂花酱的甜，想念那一碗雪梨桂花汤的香。其实何止是中秋，这香这甜浸润着我这颗思乡的心，还有一生的岁月静好。

爱的味道

□党海涛

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”。白露过后，暑气渐消，秋高气爽，丹桂飘香，传统节日——中秋节快要到了。

月是中秋明，饼是故乡甜。中秋节，月饼总是要吃的。现在的月饼种类繁多，做工精湛，包装考究，可是无论如何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。儿时的月饼，已经成为味蕾的一种特殊记忆。

儿时的月饼种类很少，有五仁月饼、枣泥月饼和苏式月饼。小时候我最爱吃的是“小月饼”，也就是苏式月饼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江苏苏州一带的月饼。江南的小桥流水、亭台楼阁孕育出细腻清新、婉约雅致的江南文化。在江南文化的熏陶下，苏式月饼做得小巧、精致，有种小家碧玉的感觉。苏式月饼外包装着一层一层酥软的饼皮，吃到嘴里油润香甜，这个味道至今我都难以忘怀。

年少时，母亲知道我爱吃苏式月饼，每年中秋节前都会给我买几包，并怜爱地说：“小馋猫，慢慢吃，别等还没到中秋节，月饼就吃完了！”

美食的诱惑实在太太，往往是等不到中秋节我就把月饼吃完了。可到了中秋节那天晚上，母亲还是会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包苏式月饼，使我欢呼雀跃。母亲照例是不吃的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狼吞

虎咽……

中秋节前，亲戚通常要来送礼。如果礼品是“小月饼”，我便会目不转睛地盯着，只要亲戚一走，我就闹着要吃。但母亲多半不会答应，因为还要回礼。明的不成，我就暗地里偷偷吃，但偷吃绝不能让母亲知道。趁母亲下地干活时，我便悄悄打开扎在月饼外包装上的纸绳，取下盖在上面的方形红纸，打开一层层草纸，拿出一个小月饼，轻轻地打开包装纸，迅速剥掉最外面薄薄的油酥饼皮，美美吃上一口，赶紧换另一个，这样往复能吃八次。儿时的“小月饼”一包是八个，吃完最后一个饼皮时，我迅速把“小月饼”码整齐，再从里到外一层层包好，盖上红纸，扎好纸绳，放到母亲收藏的地方。

看着母亲让我拿着吃掉外皮的“小月饼”去走亲戚，我一度为我的高明之举不被母亲发现而偷乐，现在想想十分后悔。但在儿时，对美食的诱惑往往是无法抗拒的。我想，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，这大概不是我个人的特殊记忆，和我有同样童年经历的大有人在。

童年的味道，是父母给予的，是爱的味道。这种味道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非但没有在记忆中变淡，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来越醇厚、清晰。

人间至味是团圆

□子安

出门在外，时间久了，最怕的便是过节了。平日里的忙碌与嘈杂，似乎总能找到填补孤独的借口和方式。但是一旦逢年过节，比如中秋，那份对家的思念和对团圆的渴望便如洪水猛兽，无法抑制。在庞大而冷漠的城市之中，月亮逐渐升起，圆得仿佛可以触摸，却让人更觉距离的遥远。

小时候，中秋节意味着可以吃到妈妈亲手做的月饼，还有爸爸从集市上挑回的最甜的柚子。那时候的月亮，似乎也比现在的更大，更亮。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，吃着月饼，望着明月，听着那些听了无数遍的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的故事。那些温暖和谐的场景，永远刻在记忆深处。

独自在外的中秋，也尝试着买了月饼，却始终觉得味道不对。是因为没有家乡的水吧？做出的月饼也失去了那种独特的甘甜。独自走在

街头，看着路旁的商店橱窗里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节日的食材，心里不免泛起些许酸楚。思念是一种很奇妙的情绪，它可以被日常琐事暂时遗忘，但在某个特定的时刻，它会像潮水一样汹涌而出，让人措手不及。

月亮爬上窗台，静静地照进来，银白的光芒洒在餐桌上，映出我孤独的影子。尝试着自己找些事情做，让这个中秋不至于那么寂寞难耐。一个人揉面，一个人调馅，一个人擀皮，一个人包边，忙碌着包饺子，仿佛这样就能忙碌掉心底的孤单。而后对着月亮，许下愿望，希望家人健康，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更加坚强，能够在这不如意生活中保持一份从容和淡定。

思绪万千，却难以寄托。打了个电话给父母，告诉他们我在外面的一切安好，不必过于挂

心。电话里我尽量保持轻松和乐观，不愿让担忧的情绪通过这些字句传递回去。听到那头传来的“吃月饼了吗？”眼眶不禁湿润。声音是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，仿佛穿越了千山万水，将心拉回那个温暖的怀抱中。

挂断电话后，虽然内心的那份沉甸甸的思念并未减轻多少，但至少我知道，不论我身在何处，那份爱依旧在。它不是月饼，不是柚子，不是任何物质可以比拟的，它是一种无形的连接，一种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不会减少分毫的情感。

中秋节让我明白，无论走多远，心中对家的向往和对团圆的渴望永远不会改变。也许某一天，我会带着这些年的经历和成长，回到那个熟悉的怀抱。那一天，月亮也会格外的圆，格外的亮。因为人间至味，终究是团圆。